



●读画记

丝瓜花开夏正长

瑶华

徐以丝瓜磨洗。余渍皆尽,而不损砚。”因为丝瓜可以用来刷碗,还被形象地称作“洗锅罗瓜”。宋代赵梅隐在《咏丝瓜》中,还写出了老丝瓜的洁面功效:“黄花褪束绿身长,白结丝包困晓霜。虚瘦得来成一捻,刚俚人面染脂香。”据说因垂挂在藤上的

条条丝瓜形似晾晒的鱼干,所以丝瓜还有个别名“鱼鳃”,有时也写作“虞次”。不过,明代杨廉对这个别名另有解释,但仍然与其“筋丝”的特性有关:“丝瓜,菜属。吴楚间方言呼虞丝,犹言乱丝,又呼纺线,其得名或以小蔓萦络如丝如线耳。”

丝瓜喜热畏寒,在南方相对更常见。我国种植的丝瓜大多数属于“普通丝瓜”种类,无论瓜的形状是细长还是粗短,表面都是光滑的。而在岭南地区,更常见的是另一个栽培种类“有棱丝瓜”,瓜身上带着8条至10条明显凸起的纵向棱线,质地更坚实。因为粤语里“丝”和“输”谐音,为求吉利,广

东通常称有棱丝瓜为“胜瓜”,也有夸赞这种丝瓜品质好之意。

普通丝瓜在广东被称为“水瓜”,这可能与其含水量高有关。折断其藤蔓时,可见清澈汁液从断口滴下。古籍记载,将丝瓜蔓切口接入容器中静置一昼夜,收集的汁液称为“天萝水”,具有化痰、解毒之效。安徽特产一种“搅丝瓜”,又名“金丝瓜”,煮熟后切开,用筷子在瓜皮内稍加搅动,金黄色的瓜肉纤维便分离成条状,形似面条,可用来拌凉菜。尽管名为“丝瓜”,但它并非丝瓜的变种,而是一种特殊的西葫芦。

擅长攀缘的丝瓜通常无需特意照料,只要找到支撑物,便会尽情伸展枝蔓,开出明黄色的花朵。同一植株上,雄花的数量比雌花多。虽然雄花不能结果,却常被人们摘下食用。北宋赵昌有画作《丝瓜花图》,画中两朵丝瓜花伸展开五片花瓣,色泽娇黄明快,和深绿的叶片、细弱的藤蔓卷须相互映衬,更显得生机勃勃。栖息在叶上的蝴蝶、攀在丝瓜藤上的天牛,共同勾勒出一派特有的田园夏日风光。

黄石,难以忘“槐”

周云龙

“黄石,一个点石成金的地方”。确实,黄石的血脉里镌刻着矿物的基因:4大类79种矿产在此扎根,其中铜、金、铅、锌、钨、钼、天青石(锶)、硅灰石等22个矿种的保有资源储量居湖北首位。大冶铁矿自三国时期便奏响开采序曲,近代更是撑起汉阳铁厂的原料基石,巅峰时年产量占全国铁矿石总量的八分之一。

不过,在黄石逗留时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,这座“钢铁直男”的城市,既有“点石成金”的工业底气,更有“石头开花”的生态诗意。石头上能开什么花?位于黄石的全国第一座古矿冶遗址博物馆,给出了跨越千年的答案。

黄石,因矿而生、因矿而兴。先民探寻矿源时,早在大自然中窥得玄机。南北朝梁代《地镜图》中记载有“草茎赤秀,下有铅”以及“草茎黄秀,下有铜”。原来,植物竟是矿物的“地表密码”。铜草便是最鲜活的例证,它的学名为海州香薷,天生逐铜矿而居,纤细根茎能主动吸附铜元素,富集度可达千分之二,堪称“铜元素收集器”,是古人找矿时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
黄石的花花草草,和矿藏一样多姿多彩。博物馆的讲解员介绍,三色堇对应锌、石竹对应金……科学的解释是:长期生长在矿区的植物会吸收土壤中可利用的金属离子,生长状况呈现特殊信号;部分植物对特定金属元素有生长依赖性,会主动富集这类元素,进而出现体内元素含量异常或生长变异,为人类指引出大地深处的宝藏。

不过,黄石人今天津津乐道的不再是外观奇特的铜草花,而是品相极为平常的槐花。

当矿藏的光芒渐褪,留下满目疮痍的“石海”,又是植物挺身而出,接过修复生态的使命。上世纪60年代,黄石开始回填植绿、拆围透绿、见缝插绿。但在石头上种树,谈何容易。最终“硬汉”刺槐成功突围:它枝干带刺,一份“硬气”化作扎根石缝的底气,耐旱又耐瘠薄,根系像灵活的“探险家”,贴着石头横向生长,哪怕只有薄薄一层土,也能抽出枝叶,在破碎的石缝间扎下根来。这场和石头死磕的“种树大战”,一打就是几十年。如今的大冶铁矿,120万株刺槐已蔚然成林。366万平方米的硬岩复垦基地,堪称亚洲最大。91%的绿化率则让“石海”成了“林海”。

曾经,石头赋予这座城市工业的硬朗底色,而植物以“地表密码”指引人类开启宝藏;如今,槐花晕染出生态发展的温柔亮色,刺槐以顽强根系修复工业留下的创伤。刺槐从不是什么名贵树种,却在石缝间活出最不凡的坚韧与倔强,成为黄石最亮眼的“城市名片”。



无法备份的爱

巫小书

换了个新电脑,把所有文件从旧电脑移到新电脑。

对于我这个技术盲来说,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,我仔细检查,以免遗漏。最担心的事偏偏会发生,我竟然把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弄丢了!里面是那些写成还未用的稿子、有待展开的片段,总之,是支撑我的写作骨架。电脑里的空白,一下子移到了心里,白茫茫一片——我竟有失去至爱的锥心之痛,鲜红的血滴,一滴滴渗入白色的雪地——自己也觉得夸张。家人安慰我,说现在技术发达,专业人员一定能快速解决此类问题。我相信的确如此,但在恢复文件之前,就是坐立难安,怅然若失,竟然一夜难眠。

第二天,家人把电脑带到单位,请

同事帮忙,果然顺利解决了问题。我安下心来,有宝物失而复得之喜。进而想到,如果是在手写时代,弄丢了呕心沥血之作,又该如何在茫茫世间找回那些凝聚着自己精魂的符号?如果爱情消逝,亲人离世,面对生命中骤然降临的停顿、空白与痛苦,我该如何度过一个漫长的白昼,白昼之后的黄昏,黄昏之后的黑夜?会有信心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看到来年的点点春花吗?

在新电脑上输入这些文字,又把它们保存到邮箱,在一个虚拟空间里,备份以求心安。但爱情和亲情,又该在哪里复制备份?现实毕竟不是科幻电影,生命中最可贵的那些部分,依然具有不可更改的脆弱性,提醒我们“珍惜”二字的分量。

●津门园忆之宁园散记

宁园销烟

曲振明

“焚毒”。当日,这场焚毒大会在宁园后铁道外空地如期举办。天津各机关团体以及多国领事馆派员到场,现场的天津市民也很多。张自忠派代表在致辞中说:“焚毒”销烟始于林则徐,在天津则已是第三次了。销烟历史很长,可是屡禁不止,“焚者自焚,而种者自种,运者自运,吸者自吸,尤其以前还只鸦片为害,近更烈毒充斥,为祸之烈,尚超过鸦片若干倍,充其量不惟可以亡国,简直足以灭

种”。这次当局下决心立最严法条,即1937年元旦以后,“吸烟者尚可戒除,吸毒者决即一律处决”。致辞中还郑重声明:(一)此次“焚毒”,是真正的“焚毒”。希望各界详细检查“质”与“量”,“质”是绝无丝毫贻鼎,“量”是绝不短少分毫。(二)这次“焚毒”,是决心禁毒,法条森严,希望大家万勿再存侥幸心理,以身试法。

代表致辞后,由禁毒委员会主任报告详细数量。1936年6月以后,累计缉获的鸦片、烟土毛重共计8580两6钱5毫,烈性毒品毛重共计2546两5钱7厘4毫5丝,还有一些吸毒的工具也由各界代表现场抽查。然后,现场挖出四座大坑,将上述毒品、工具分别焚毁。四面观众报以掌声。此次销烟活动持续约三个小时。

家庭害虫

王锦辉

网络流行词“家庭害虫”,并非指蟑螂、蚊蝇这类居家常见的生物,而是近来在青年群体中兴起的自嘲用语。在网络语境里,它特指成年后仍长期依附家庭,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与经济来源的群体。

这个词以戏谑的“害虫”为喻,精准勾勒出部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:他们吃住行全靠父母,没有个人经济收入,日常开支均由家庭供给,在生活技能、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,在家中只消耗不产出。和“家里蹲”类似,“家庭害虫”大多是网友的自我调侃,带着轻松的自嘲意味,并非严苛的道德评判。

1936年,正逢国难当头、民族危机时刻,张自忠在宁园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销烟活动。

1931年,市政当局在北宁铁路局运动场进行“焚毒”。此后,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和高等及地方法院也开始“焚毒”,用以表示官方的禁毒决心。

1935年,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,上任伊始便重视禁毒工作,每年6月3日,即林则徐禁烟纪念日进行“焚毒”。第一次于1935年在蔡家花园空地进行。1936年,市府借河北戒毒所焚毁历年所没收的各种毒品。同时天津地方法院将所有没收的毒品,在法院西头空院内尽数焚毁。1936年9月,市府决定一方面扩大收容吸毒者,另一方面加重处罚力度,并决定于12月28日在宁园后空地进行